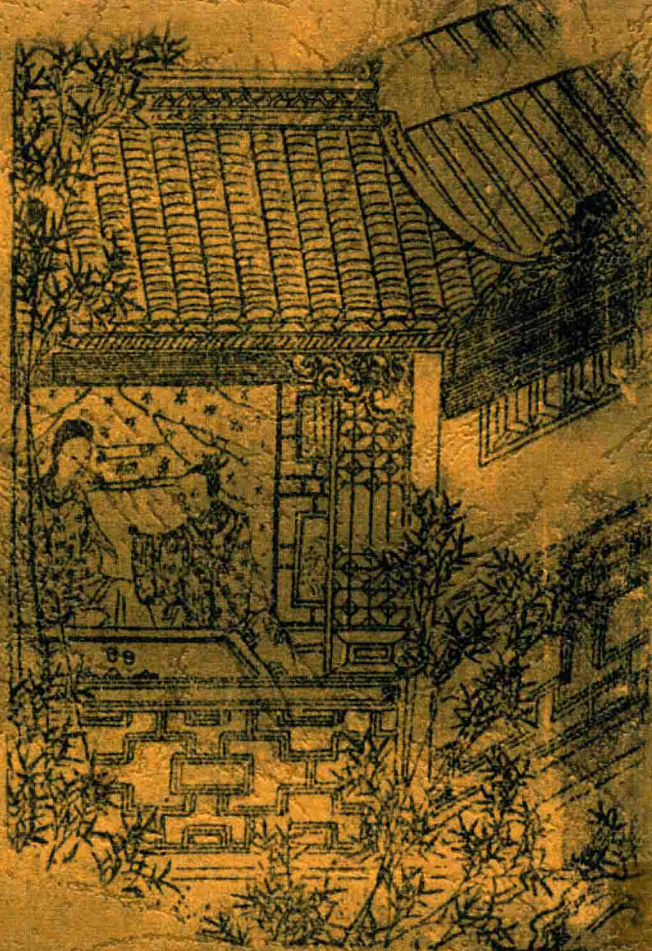


紅樓夢考證



上海印書館出版

海上漱石生
定

紅樓夢考證卷九

著作者 武林洪秋蕃

校正者 鐵沙徐行素

第五十七回

慧紫鵲情辭試莽玉

慈姨媽愛語慰癡甥

紫鵲試莽玉。是一篇攻戰文字。須具英雄眼觀之。

寶玉來瞧黛玉的病。因黛玉纔歇午覺。不敢驚動。見紫鵲在迴廊上做針線。便上來問昨日裏咳嗽的可好了。紫鵲道。好些了。寶玉笑道。阿彌陀佛。可好了罷。此是玉帛相見。然口念波羅。言則甘矣。事無展佈。心可疑焉。紫鵲於是排屑鋒之隊。興舌戰之師。彎眉黛之弓。披瓠犀之甲。一鼓作氣。而欲一闔腹地矣。

寶玉見紫鵲穿着彈墨花綾薄綿襖。青緞夾背心。向他身上抹了一抹。說道。

穿這樣單薄。還在風口裏坐着。你再病了。越發難了。噢咻而撫摩之。分明包藏禍心。欲使滕薛大夫。隸爲鄒魯僕妾。且有享禮不於庭而於野之意。此釁之所由挑。而師之所由召也。然他人當之。未嘗不望風納款。取快目前。若襲人類者。早已春風暗度玉門關矣。紫鵲乃嬰城固守。堅壁自持。不圖悅己之容。欲建報主之策。方且自同毛遂。計激楚王。冀成趙楚之盟。預拒秦師之入。忠肝義膽。兒女英雄。令人起敬。

紫鵲道。俗們從此只可說話。別動手動脚的一年。大二年小。叫人看着不尊重。打緊的那些渾帳行子們。背地裏說你。你總不留心。還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爲。如何使得。看他堂堂之陣。正正之旗。士雨征雲。冉冉而出矣。至所謂混帳行子。卽懷貳心。改適渾帳行子之渾帳行子也。大軍拔營開隊。恰好借他祭旗。

紫鵲又道。姑娘常常吩咐我們。不叫和你說笑。你近來瞧他。遠着你還恐遠不及呢。大軍甫進。又添王師一軍。聲威愈壯。說着。便起身去了。一犯前鋒。卽引兵而退。此卽鄭公子突禦戎。使勇而無剛者。嘗寇速去。爲三覆以待之之意。大是機變。

寶玉見紫鵲這般光景。心中像澆了一盆冷水。頓覺神魂失守。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。滴淚出神。便如長生殿中。羽衣霓裳。忽聞漁陽鼙鼓。憂懼不知所爲。適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人參來經過。看見他犯了獸病。走來蹲下。問他做什麼。寶玉忽見了雪雁。便說道。你又做什麼來找我。你難道不是女兒。他既防嫌。不許你們理我。你又來尋我。倘被別人看見。豈不又生口舌。你快家去罷。寶玉以爲晉之事。秦亦云至矣。今乃視同越人。絕我舊好。引領西嚮。復何望乎。恨不堅閉關門。不通一使。無論來者爲雪雁。卽瀟湘館鸚鵡飛來。

亦將揮之使去。大有使呂相絕秦之意。至憤激之言。雪雁鸚鵡解與不解。不遑計矣。

雪雁回房。將人參交與紫鵲說道。姐姐。你聽笑話兒。讀者以爲必是告訴寶玉發猷笑話。豈知說趙姨娘借衣之事。正如戎馬倥傯之際。客來圍碁。好整以暇。

雪雁說畢。趙姨娘借衣之事。而後告以寶玉在沁芳亭後桃花底下發猷。紫鵲聽了。忙放下針線。出了瀟湘館。來尋寶玉。非懼而修好也。蓋以一擊便動。非不可犯之軍。於是左執鞭弭。右屬囊鞬。長驅直入。銳不可當矣。

紫鵲走至寶玉跟前。含笑說道。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。爲的是大家好。你就一氣跑了。這風地裏來哭。弄出病來。還了得。此欲擒故縱之法。撒去小團。將以大進也。寶玉忙笑道。誰賭氣了。我因爲聽你說得有理。我想你們既這樣。

說自然別人也定這樣說。將來漸漸的都不理我了。我所以想到這裏自己傷心起來了。此見紫鵲去而復來。拊循慰藉。知先時大張旗鼓。乃恫喝虛聲。自覺過於驚惶。不得謂之知己。知彼故不說爲黛玉不理傷心。添說別人也都不理一層。以自解。其實司馬仲達只畏蜀而不畏他人。其帶說別人者。不欲以真情輸敵也。

紫鵲挨着寶玉坐下。宛如推轂交綏。兩軍對壘矣。寶玉笑道。方纔對面說話。你尙走開。這會子如何又來挨我坐。頗有輕敵之意。紫鵲道。你都忘了。幾日前你們姊妹兩個正說話。趙姨娘一頭走了進來。我纔聽見他不在家。所以來找你。此楚人之詐也。前日姊妹說話。趙姨娘雖驀地走來。並無背地嚼舌。紫鵲亦說不出所以然。然則所防者。仍是渾帳行子耳。其僞說趙姨娘者。亦是兵不厭詐也。

紫鵲道。正是前日你和他說了一句燕窩。就歇住了。總沒提起。我正想着問你。至此方竭力挑戰。口問燕窩。心在送燕窩之人。冲冠一怒爲紅顏。吾爲紫鵲詠矣。寶玉道。沒什麼要緊。不過我想看寶姐姐。也是客中吃燕窩。又不可間斷。若只管和他要。也太托實。雖不便和太太要。我已經在老太太跟前露了個風聲。只怕老太太和鳳姐姐說了。告訴他。竟沒告訴完。此亦不實不盡語也。當日說燕窩心情。則非爲此。因紫鵲來勢凶猛。姑且虛搭一鎗。故祇淡淡應之。而紫鵲則敗興甚矣。齊師伐楚。正慮無名。好容易尋出昭王不復大題來。而楚人乃曰。問諸水濱。正兵法所謂彼急而應之以緩。無懈可擊。只得盤馬彎弓。引退一步。因笑道。原來你說了。這又多謝費心。我們正疑惑。老太太怎麼忽然想起來。叫人每日送一兩燕窩來。這就是了。此無可奈何語也。然口雖周旋。心存機警。秋波四顧。專待乘隙而前。天幸蠶叢免繹之中。現出

陰平道來。寶玉道。只要天天吃慣了。吃上三二年就好了。紫鵲聞之。喜不自勝。於是長驅直入。立破重圍。笑道。在這裏吃慣了。明年家去。那裏有這閒錢吃這個。舉手一鎗。直中要害。寶玉聽了。吃了一驚。忙問誰家去。紫鵲道。妹妹回蘇州去。更如王彥章鐵箭。壓下有千鈞之力。寶玉此時。應卽皇然以懼。蹶然以起。急爲籌處。以策萬全。庶幾有歹。乃笑道。你又說白話。蘇州雖是原籍。因沒了姑母。無人照看。纔就了來的。明年回去找誰。可見你扯謊。博浪之椎。擊乃不中。由基之箭。札竟不穿。紫鵲於是不得不大張旗鼓。再奮聲威。精銳之師。傾國而出矣。說道。你太看小人了。你們賈家獨是大族。除了你家。別人只得一父一母。房族中再無人了。不成。我們姑娘來時。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。雖有伯叔。不如親父母。故此接來往幾年。大了。該出閣時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。終不成林家女兒。在你賈家一世不成。林家雖貧。到沒飯吃。也是世

代書香人家。斷不肯將他家的人。去與親戚奚落恥笑。所以早則明年春天。遲則秋天。這裏縱不送回。林家亦必有人來接。滔滔袞袞。絕似千弩齊發。萬馬奔騰。如排山倒海而來。有急雨狂風之勢。寶玉聞之。始驚魂不定矣。而紫鵑猶恐擊之不力。入之不深。又指說道。前日夜裏。姑娘和我說了。叫告訴你。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。有他送你的。叫你都打點出來還他。他也將你送的。打點在那裏。張桓侯丈八蛇矛。十盪十決。再接再厲。寶玉當之。能不轟去三魂。攝去七魄哉。雖然。亦寶玉之銀樣蠟槍頭耳。使稍具靈性。自知轉環。洞開重門。叩永良策。紫鵑自當鑒納。忱悃。密授錦囊。挽已去之人心。定紛爭之局面。不亦安享傾城。無虞問鼎哉。奈何聽罷。只覺頭上响了一個焦雷。便如巋然一峯。屹立路側。撥之不轉。叩之無聲。動行路之驚疑。駭當場之耳目。召讒人之離間。來狡寇之闕窬。名之曰莽。真乃不誣。

紫鵲說罷。正要看他如何回答。豈知寶玉只不作聲。如費禕之之教後主。真是奈何不得。於是英雄無用武之地。悵惘鳴收兵之金。此是一戰寶玉。

晴雯走來。見寶玉歔歔的一頭熱汗。滿臉紫漲。忙拉回怡紅院。襲人見了。也慌了。只說時氣所感。熱身被冷風撲了。無奈寶玉發熱事小。兩個眼珠直豎起來。口角流沫。亦不知覺。給個枕頭便睡下。扶起便坐着。倒茶便吃。此等情狀。其實可憐。若黛玉親眼見之。必當一慟而絕。

襲人見寶玉這個光景。一時忙亂起來。既不敢造次回賈母。便當以來處問晴雯。得其致疾之由。不難啓其心疾之蔽。乃計不出此。遽着人去請老不死之李嬷嬷來。大驚小怪。令人驚慌。實屬乖謬。更可異者。晴雯生性。一塊暴炭。拉寶玉回時。便應述其所見。乃必待李嬷嬷捶床大哭。說寶玉已不中用。然後告知襲人。豈慌迫之中。炭亦不暴耶。非也。晴雯見襲人認爲時氣。身被風

吹。無所疑於紫鵲。遂不告以所見。及見李嬖嬖哭說不中用。而後推詳及此。一一告知。仍是暴炭性情。粗疎本色。若襲人者。自命敏幹。何亦忽略至此。真是奴才。

襲人聽晴雯說罷。忙到瀟湘館來。見紫鵲正伏侍黛玉吃藥。顧不得什麼。便走上來問紫鵲道。你纔和我們寶玉說了些什麼話。你瞧瞧他。丟你回老太太去。我也不管了。說着。便坐在椅上。襲人好大氣。恍如東廠緹騎。下郡縣捉人兇惡狀。固由痛寶玉所致。然亦由平日滿不舒服瀟湘館而然。一面發作。一面就坐。大搖大擺。旁若無人。真是奴才。

黛玉見襲人滿面急怒。又有淚痕。舉止大變。更不免也着了忙。問怎麼了。襲人哭道。不知紫鵲姑奶奶說了些什麼話。那個獸子。眼也直了。手脚也冷了。話也不說了。李媽媽掐着。也不疼了。已死了大半個了。連媽媽都說不中用。

了。那裏放聲大哭，只怕這會子都死了。黛玉聽了。哇的一聲將所服之藥，一口嘔出。抖腸搜肺，炙胃煽肝的啞聲大嗽了幾陣。一時面紅髮亂，目腫筋浮，的抬不起頭來。較之寶玉形景，尤爲可憐。使寶玉親眼見之，昏迷之症，定當一慟而醒。

西廂記詞云。一個這壁。一個那壁。一遞一聲長吁氣。已覺兒女情深，令人酸楚。而況這壁那壁，皆奄奄欲斃乎？寶玉聽說黛玉要回去，便急得魂魄失守，冥頑不靈。設當離亭之宴，分手在須臾，則必如尾生之抱橋，殭立而斃矣。黛玉聽說寶玉不省人事，且急得抖腸搜肺，炙胃煽肝，設聞噩耗之來，撒手歸大夢，則必如望夫之化石，絕吭而亡矣。情之所鍾，有如此者，能不爲之涕淚歟。

紫鵲見黛玉急得那樣，便上來揹背。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，推紫鵲道：你不

用槌。你竟拏繩子來勒死我。嗚呼。不拜命而克敵。有功且罪。而況無功而貽患。紫鵲被斥。宜哉。然亦可哀也矣。紫鵲哭道。我並沒說什麼。不過是說了幾句頑話。他就認真了。襲人道。你還不知道他那傻子。每每頑話認了真。黛玉道。你說了什麼。趁早兒去解說。只怕就醒過來了。畢竟黛玉聰明。一言之激。何遽便死。趁早解說。自是要着。而襲人只知一味瞎排。真是奴才。

賈母一見紫鵲。便眼內出火。罵道。小蹄子。你和他說些什麼。既受黛玉痛斥。復受賈母怒罵。紅娘所謂着甚來由。真是着甚來由。然孤臣孽子之心。終不以不見諒於君父。遂自却顧也。

寶玉見了紫鵲。方噯呀了一聲。哭了出來。瑤池青鳥。展翅重來。知西王母未絕於漢武。故有更生之慶也。可笑者賈母以爲紫鵲得罪了寶玉。拉住紫鵲。要他陪罪。豈知周文王樂天者也。端能以大事小。以此爲疑。誠淺之乎。測令

孫矣。

寶玉一把拉住紫鵲。死也不放。說要去連我帶了去。此與楚莊謂子反。吾亦從子而歸之言。如出一口。惟舒慘不同耳。衆人聞之不解。細問起來。方知紫鵲一句頑話引出來的。賈母流淚道。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。原來是這句頑話。夫笑客足以召師。興戎每因出好。老太君以爲不是大事。無甚緊要。豈知有關令孫生死哉。亦淺之乎視頑話矣。

薛姨媽道。寶玉本來心實。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。姊妹兩個。一處長大。比別的姊妹不同。這會子熱刺刺的說一個去字。別說是個實心的傻孩子。便是冷心腸的大人。也要傷心。數語將寶玉癡情狀。說得甚屬平常。可謂解事。然寶玉如今熱刺刺不捨黛玉。豈隔數年。卽冷清清能捨乎。賈母既不慮及日後。薛姨媽亦徒解說目前。卽王夫人亦看水流舟。不一計議。其故

何哉。蓋已訂爲婚姻，無虞分散，故無一人爲計長久者。

人回林之孝家的。單大家的都來瞧瞧哥兒。賈母道：難爲他們想着，叫他們來瞧瞧。誰知寶玉聽了一個林字，便滿床鬧起來，說了不得了。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，快打出去。驚弓之鳥，見眉月而心寒，怯戰之兵，望草木而胆落。有如此情理，賈母聽了，也忙說打出去。又忙安慰道：「那不是林家的人。林家的人都死絕了。先說打出去，以順其意。次說此林非彼林，以釋其疑。再說林家無人，以絕其慮。文只三句，寫盡倉卒安慰小兒情狀。」寶玉哭道：「憑他是誰，除了林妹妹，都不准姓林。奇絕！不准林家有人來罷了。凡姓林的，都不准姓林。從此林之孝當另鑄土姓矣。好笑。」賈母道：「沒姓林的來。姓林的都打出去了。則又可笑。分明有林之孝家的來，硬賴沒姓林的來。眼前只有林之孝家一人。又說凡姓林的都打出去了。自相矛盾。總是倉卒安慰小兒情狀。」

賈母吩咐衆人。以後別叫林之孝家的進園來。你們也別說起林家的孩子們。聽了我這一句話罷。林之孝家的來看寶玉。纔進門。卽被喝叫打出去。既不准姓林。復不准進園。真是來差了。至賈母說一句話。何啻千叮萬囑。總是寫賈母情極。

寶玉看見十錦桶上一隻西洋自行船。便指着亂說。那不是接他們的船來了。賈母忙命拏下來。襲人忙拏下來。遞與寶玉。掖在被中。笑道。這可去不成了。耳內聽不得林字。眼中見不得船形。其情如此。與黛玉能須臾離哉。斯時寶釵在坐。其狀親見親聞。較之夢兆絳芸。尤爲切實。便當死心塌地。截斷此途。如有以金玉之說來攪者。卽當掩耳而走。庶不失爲達時務者。乃猶欽欽在抱。戀戀于茲。百計鑽營。必得乃快。何不知幾乃爾。夫見色斯舉。烏尙知之。擇木而棲。禽猶解此。釵曾禽鳥之不若歟。天下多美婦人。何必是我爲之轉。

語曰。天下多美男子。何必是。

寶玉服了藥。雖覺比先安靜。無奈只不放紫鵲去。說他去了。便是要回蘇州去。賈母王夫人無法。只得命紫鵲守着他。另將琥珀去服侍黛玉。於是紫鵲晝夜在寶玉肘腋矣。始則對面說話。尙且引嫌。既而挨身并坐。亦不爲呢。茲且牀帷衾枕。蝶襲爲勞。身體髮膚。蹂躪悉聽。弄巧反拙。欲遠益親。初起策進之兵。一敗塗地。能不再振軍容。改途攻擊哉。試觀其二次進兵。

黛玉不時遣雪雁來探消息。探字可憐。魯爲秉禮之邦。畏若虎狼之國。以有季氏在焉。於是兩軍壁壘之中。有諜者往來矣。

紫鵲襲人等。日夜相伴。寶玉有時睡去。必從夢中驚醒。不是哭了。說黛玉已去。便是說有人來接。每一驚時。必得紫鵲安慰一番方罷。寶玉則如大兵壓境。一夜數驚。紫鵲則如名將戍邊。兒啼自止。